



列傳第四十三

范曄

後漢書卷五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傳

周燮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吾上繫之詞也言言賢者所行其趣

也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

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

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

以存其誠也

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臧易曰閑邪存其誠

故其行也則濡

足蒙垢出身以効時

新序曰申徒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

人之父母也今為滯
足之故不救溺人乎
及其止也則窮棲茹救臧寶以迷

國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
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太原

閔仲叔者謝沈書曰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絜清自
貢字仲叔

以弗及也黨見其舍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

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
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

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

而已勞其勤苦也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

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

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

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

張敬

周黨字季祖汝南安城人使書曰燕之後也燕具獨行篇周

傳嘉煥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頤頰也欽唯曲頰也說文曰頰鼻葉也折亦曲也欽

或作頰音同其母欲弃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

多有異貌伏羲牛首女媧蛇軀皇極鳥喙孔子牛唇興我宗

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廉讓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鬋男

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羣書不脩賀問之好

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脊曰岡下有陂田常肆勤以

自給肆陳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

見者謝承書曰黨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舉孝廉賢

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

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爽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贊婦用羔羔有角其母必跪類知禮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鳴類死義者羔飲者故以為贊

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爽曰吾既

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

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

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夫修道者度其時

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因自載

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良亦

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

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

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

同郡荀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反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

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

匈奴寇其本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也聞恁名節

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

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後辟而應焉及後

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

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而來驃騎

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而來驃騎

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而來驃騎

執法以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

於家相帝時安陽人魏相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

人勸之行相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

宮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

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相乃慨然歎曰使相生

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隱身

不出若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既侯時而處候時以

君不失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

成其道焉詭違也亦若違時忘存量已也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謂送也詔書告三郡歲

以羊酒養病良學君即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

十為尉從佐從佐謂隨從而已不主案牘也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

恥在廝役廝賤也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捷

為從杜撫學事季求索蹤跡斷絕後乃見草中有

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

服積年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

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憂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

順陽世負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

張敬

小十三
逆旅
客舍
時年十四
淑竦然異之
揖與語
移日不
能去
謂憲曰
子吾之師表也
既而前至
袁閔
閔一作
所未及
勞問
連曰
子國有顏子
寧識之乎
顏子顏
閔也
閔曰
見吾叔度
邪是時同郡
戴良才高
倍傲而見
憲未嘗不
正容及歸
固然若有
失也其母
問曰汝
復從牛醫
兒來邪對
曰良不見
叔度不自
以為不
及既觀其
人則瞻之
在前忽焉
在後論語
顏回慕
固
難得而測
矣同郡陳
番周舉常
相謂曰時
月之間
不見黃生
則鄙文之
明復存乎
心也
貪及
蕃實為三
公臨朝歎
曰叔度若
在吾不敢
先佩印綬
矣太守

王龍其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
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
方還或以問林宗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
輒從叔度乃林宗曰奉高之器辟許諸汎濫雖清而易
彌信宿也挹奉高閔字也爾雅曰側出汎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
泉正出濫泉汎音軌濫音檻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清混憲初舉孝廉又辟
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
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君子見之者
靡不服深遠去疵吝疵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將以道
文當為疵作此者古字通用

周性全無德而稱乎道周備性全無德而稱余曾祖穆

侯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謚曰穆侯汪生竊竊生泰泰生畢以為憲隕然其處順

易繫詞曰坤隕然示淵乎其似道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其似萬物之宗言淵

深不可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廣雅曰若及方所也

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繫詞曰頌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也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稚少

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箕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間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

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宰茂才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

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調而退蕃在郡

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

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

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

之紀政之所由也左傳曰晉三鄰害伯宗譖而殺之及蘇弗忌韓獻子曰却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

紀也而驟絕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

也思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天挺俊人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

右大業者也助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

汝南袁闕闕見袁安傳謝承書曰少脩志節矯俗高厲京兆韋著著見韋彪

曰為三輔冠族著少脩節操潁川李暹德行純備著于

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宣盛美增

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

大三百九十一

正統九年刊

可達英寫

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

帝因問蕃曰徐穉表闕章著誰為先後蕃對曰闕

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

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云蓬生不扶自直也至於穉者受

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如角之特立也穉嘗

為大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

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

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

雞一隻以一二兩絲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塚外以

水漬絲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時會者四方名士

雞置前醞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

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

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

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

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及林

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

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

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

人其德如玉然也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

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

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歐血發病服闋隱居林

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窶憂困之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太

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

豫章太守為政清淨不煩吏

大守二百六十一 後漢書四十三 周 七 正元十一年 刑 可 卷 史 寫

小字三百四十九

人咸感之漢末寇賊從橫皆敬禮行轉相約勅不

犯其間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

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

母與徐孺子等海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

不仕內列名五處士焉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世名族

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

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

愷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

寢以係嗣當立乃遮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

績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

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

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

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為賊

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

幼父母所憐愍又未媿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

之珍寶國之英後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

吾等不長妻相侵犯弃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

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

但掠奪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

故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

精廬精廬即精舍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

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

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

釋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書工圖其形狀肱
卧於幽闇以被韜面也韜藏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
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
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
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
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闇豈
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
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
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為化肱使家人
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宮風伏青州界中賣

張敬

下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
十七嘉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
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

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先賢傳曰蟠在家側致其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緱姓殺

夫氏之當黑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

仇殺夫之從母兄李士姑執玉以告吏也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

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忠辰之子

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屠害竟在清聽而不加哀矜

後漢書四十三

配善其言為為讚得流死論請鄉人稱美之家

貧負備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

及彼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

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矣貧

樂潛味道守貞不為燥濕輕重律曆志曰銅為物至精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

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不為窮達易節易曰窮則獨善其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

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

行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來挂於樹初不顧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

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

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輿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

張敬

從事於河鞏之間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從事義之為

封傳護送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

畢還學太尉黃瓊瓊不就及瓊卒歸葬江濱夏四方

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

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

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

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執樂貴之徒邪樂音

五教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書曰

詔書入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轉而旋也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

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訐謂橫議是非也訐或作評也太

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

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與士橫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

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列國之王至矣為擁篲先驅

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卒有阮儒燒書是

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梁國有碭縣因樹為

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居三年滂等果罹

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

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

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為吾故邪

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

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

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明室如先生特加殊禮優

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於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

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

未也今穎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

彼豈樂羈縻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

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放棄也謂弃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薔也其不

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狂歌謂楚在接輿

歌而過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壤地遊人間吟典籍襲裘裳

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

必首陽 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

夷齊所蟠不谷中平五年復與爽立及潁川韓融

融字元長韶之子也見韶傳 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

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 續漢志曰徵爽為司空融

為尚書紀 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

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天竺為

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

蟠處亂未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貝可懷貞期難對 琛寶貝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 道苟

違道理用同廢與其瑕棟豈若蒙穢 蒙穢謂亂朝 悽

悽碩人陵阿窮退 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適曲陵

曰阿陵升也適飢也適音苦戈反 韜伏明委甘是堙曖 堙曖沈也曖猶翳也

後漢書列傳第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後漢書五十四

列傳卷第四十四

范曄

後漢書五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震

子秉孫賜曾孫彪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

功封赤泉侯

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

高祖敬昭帝時為丞相

封安平侯公寶

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鴣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

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寶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寶今君子孫勿忘白環矣 寶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

授居攝二年與兩龍共將詔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

龔勝字君賓龍龔舍君情將詔 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

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

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城縣不荅州郡禮命

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負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宜有助種藍者震輒拔

更以距其後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

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冠音貫即鶴雀也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臣賢安續漢及謝承書鱣

字皆作鱣然則鱣鱣吉字通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鱣鄉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

鵲雀能勝二三丈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鄉大夫服

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

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陟聞其賢具而辟之舉茂才

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也

故所舉荆州茂才主密為昌邑令謁見

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

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

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

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

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

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

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

等倫字仲桓謝承書云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

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

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

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

為本理以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

以唐虞後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

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方今九德未事尚書

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忍而龍其亂弱懲而教壁倖

充庭謚法曰賤而得愛曰嬖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

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授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教訓推燥居溼絕

其也少分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

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

塵點日月書誡牝雞牡鳴牝雞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

詩刺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

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

以為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

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

怨也之則也易曰無由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為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

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正於內丈夫修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艸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飪之象也饋食也故云

饋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

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

惟陛下絕婉變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侯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

小人其詩曰婉兮變兮季女斯飢婉少貌變好貌也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賞獻

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序曰鶴鳴詩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

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朝無小明之

悔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明者言周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大東不興於

今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舒柙其空鄭玄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斂多也勞止不

怨於下詩大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也擬蹤往古比德哲

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侍皆懷忿恚

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

護泗水王歆之從曾孫瓌遂以為妻得龍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

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

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公

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亂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平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子當也下子當

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

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

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

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

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

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

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為中常侍李閔兄於震震不

從寶貴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貴唯傳上意耳言非已本心傳在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

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貴大恨而去

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

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去京人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

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

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

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

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

念方今灾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彌其失也百

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羣虜鈔掠三邊震擾

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

帑藏匱乏殆非杜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

典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為一連里

音街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

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

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

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

與樊豐呈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

司辟召承均善言意招夾海內令負行之人受其貨賂

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感賄禁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謹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渾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

中宮

戊子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

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

象也臣伏惟陛下必邊境未無躬自菲薄宮殿垣

屋傾倚枝柱而已

音倚邪也柱音竹主反

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

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

詩商頌商邑翼翼

而親

近倖臣未崇斷金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

驕溢踰法

多請徒去盛修第舍賞弄威福道路謹謹衆所聞

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始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

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

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

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

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為美食

唯陛下奮乾剛之德

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

經粹 精也 棄驕奢之臣以掩詆言之曰奉承皇天之戒無

令威福又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

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

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

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書救之曰

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帝王記曰堯置

誹謗之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詈汝則皇自敬德也所以達聰明開不

諱博採負新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

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

芻蕘與人之言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帝不省騰竟伏

尸都市會三年春巡狩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

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

也得豐等所詐下詔書且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

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

後深用怨對對怨且鄧氏故吏有志恨之心震初鄧

故曰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

故吏夜遣使者策收震大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

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

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

正統十年

正統十年

正統十年

正統十年

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慷慨死者去之常分吾家

恩居上司疾姦臣從猾而不能誅惡孽交傾亂而

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

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家次勿設祭祠因飲醜而

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米於移其後氏焉承

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傳震喪露棺道側謝承書曰

震臨沒謂諸子以牛車薄質載柩還歸適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

噴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咸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

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關追訟震事朝廷咸

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

於華陰濟寧墓今在潼關西大道之北其碑尚存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

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雪地葬

畢乃飛去郡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上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眾人更共摩撫持

抱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

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

而青蠅點素貞在藩潘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樊道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汚白使黑

之故朕之不德用重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

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墳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

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

之被諸也高舒亦得罪以滅死論及震事顯舒拜

待御史至荊州刺史震妻子長子牧富波相富波

汝南郡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常從容問奇曰朕

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

堯帝不悅曰卿強項負楊震子孫強項言不低屈也

項令也死後必復致大鳥矢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

復入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

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早

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魏志曰繇為黃

天子得山長安繇有力焉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為陽

成亭侯亮舊宅在閿鄉縣西南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

者以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

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

度河眾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

安二年追前功封謫亭侯魏志曰桃林縣有謫鄉音莫老友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

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

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

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

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

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

侍講也勸講猶拜太中大夫左中即將遷侍中尚書帝時

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胤梁胤是日大風

拔樹書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灾應事

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傳閔子馬之詞天不言語以

灾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

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王者

至尊出入有常懿言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

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

故詩稱自郊祖宮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易曰王假

有廟致孝享也萃卦詞也假至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

列其誠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為杼所殺也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樂

游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十二章降亂尊卑等威無序謂威

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侍衛守空宮絞匱委女妾設有

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

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亦世

受恩奕猶重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

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

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

黃瓊借其去朝廷上秉勸講惟慳不宜外遷留拜

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

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

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秉免

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惠齋其年冬復徵拜河

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以臧罪

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

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

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

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左傳曰制庶其以

魯多盜臣賢案黎比官方等無狀豐由單匡刺執法之

吏害奉公之臣復令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繁終

為國害之極車徵匡考覈其事則效隱蹤緒必可

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

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

公車徵秉及起士羣著天下各稱疾不至有司並

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

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

義以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遠迤

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

湯時務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光等

俞

正德十年九月

以朝廷息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
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官官方熾任
人及子弟為官任謂保任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
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
臣子弟未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
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
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
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其所部應
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

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
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
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

署者郎解三署即解帑臧空虚浮食者眾而

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豐穢且絕橫拜以塞

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浩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

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

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

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荆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

南陽郡荆州所部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

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

尚書曰明

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國設都

太微

積星名為即位

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尉然曰即位積聚也

入奉宿

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

尚書臯陶誥曰在知人在官人也頃

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復成化由此敗所以

俗夫巷議白駒遠逝

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道

遙言宣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

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官罰不忍之

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

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州明年秉劾

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

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

億祥柯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王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

有淫慝之罪應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糾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

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記

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

舊典官最尊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

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舉舉以

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

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有饒饌妾盈紈素雖李

氏專尊貴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

為秦相國侈富於王室尚猶加也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

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

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

以為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

及即位乃掘而則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

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

竹中歸舍蓋鄭彥來而國亂四後放而眾服公羊傳曰

邴而行也以此觀之容可近

乎覽宜急屏片投界有虎界與也詩小雅曰取若斯之

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

掾屬曰召秉掾屬問之公府外職而奏効近官經典漢制

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

側之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傳曰除君之

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寺人披言也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

詰責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為大中大夫居上

傍急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漢世故

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

免覽官而削瑗國母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

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

必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

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坐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

門徒不荅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天傳三公選通尚書相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

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遷少府光祿勳熹寧元年青蛇見御坐帝

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

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日壽二日富三曰康寧四曰道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

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日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夫善不妄來災

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

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

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

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便也義亦通夫皇極不建則

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天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天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

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為女子之祥也故春秋兩

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為鄭

君後雍亂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傳瑕仕於鄭故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

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惠以撫百姓幸賢崇德以厲羣臣

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竟果殺於傳瑕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康王一朝晏安起

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周王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而傷

之此事見魯詩今亡也夫女謂行則讓夫昌讓夫昌則苞苴通

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說苑曰湯自戊祭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讓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謂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惟陛下

下思乾剛之道別内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

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豔妻

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石之黨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曰皇甫卿士豔妻煽方處則蛇變可消禎

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彼德而桑穀死景公時

災感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二年代唐珍為司空以灾異免復拜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為司徒是時

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

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衆也故立君長

使司牧之司主也牧養也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兢兢誠慎業不

臯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周文曰吳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明慎於日中及弗違暇食

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以觀厥成

而今所序用無作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其

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

訓作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聞數微行出

幸苑園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槃樂也詩曰槃于遊田書曰內作色

荒外作禽荒政事日墮許規反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

之勤止二祖高祖光武也詩曰文王既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帝太宗武

帝世宗宣帝

中宗明帝顯宗章帝南宗也 而欲以均美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

卻行而求及前人也 孫卿子曰猶立柱木而求其影之直也

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

云而不知龍襲積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

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

之次 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 無令醜女有四

殆之歎 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

項少髮抉腰出匈皮膚骨漆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謁宣王牽手拊膝

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難外有二國

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

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

繼晝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 遐邇有憤怨之聲且受恩偏特

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 括結也易曰括

囊無咎無言

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

和元年有虹蜺書降於嘉德殿前 洛陽記殿在九龍

雅曰雙出也鮮或者為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

雄曰如閨者為雌曰蜺 使中常侍曹節

金商門崇德署 戴延之西征記曰大 使中常侍曹節

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

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

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 張禹成帝時

傳息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 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朱雲字游張

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送大臣不能臣王臣願得尚方

斬馬劍斷倭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

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

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

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傳

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

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昌亦有以亡國語曰昔百夏之興也祝

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遂商之興也擣抗次於平山其亡

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獄鳥鴞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高也

國家休明則墜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

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

蜺蜺者也韓詩序曰蜺蜺刺奔女也蜺蜺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蜺蜺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

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交隱臧故言莫之敢指蠓音帝蠓音董

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

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

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識曰天

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于四百年昔虹貫牛山

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

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

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

謝過也流俗本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

也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

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蠹象小技見寵

於時法言曰賦者童子彫如驩堯共工更相薦說尚書

曰都共工旬月之間並各技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

納言却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

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

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遠及冠履倒

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履兮雜處詩曰從小人之邪意順

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詩大雅序曰

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瘁蕩蕩即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

蕩蕩上帝下人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蜴蝮也虺蜴

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益之詞也解見上

幸賴皇天垂象謹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

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

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謂變政而

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

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衮職有闕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

思庶政無敢怠違異上天還威衆纒可弭老臣過

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重沒之年

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悽悽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

等蔡邕坐直對桓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

免冬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一老復拜少府光祿

勳代劉劭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璽苑賜復上疏

十九 正統十年 東觀漢記

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昔
先王造園裁足以脩三驅之禮新萊芻牧皆悉往
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不奢
東上林在西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園壞沃
衍杜預注左傳曰衍
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
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
人其康乂也今城外之苑已有
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三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
各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可以逞
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
曰禹惡衣服
卑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
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
奉先帝宮室常恐
羞之何以臺室為也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

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園百里

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
園方七十里人猶以為為小

寡人之園方四十里人猶以為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園方七十里勿荒
者往焉雉堞者往焉與人同之人以為為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
齊宣五里與
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

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

一襲衣單複
具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

金錯以金
間錯其文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

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

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繼

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

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
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
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
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
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等也多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
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
所止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籍錄乃感悟下詔
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初賜
與大尉劉寬司空張濟濟字元江細陽人也張輔曾孫並入侍講自以
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九邑於寬濟帝嘉歎復

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
代非法家言曰二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
蓋言之也各取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臯陶不預其數者蓋取之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
溫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
梓器椽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
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即臯陶謨九德三葉宰
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雅曰文王初載
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
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

五言六小
古書
東魏

又寧雖受茅未各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

焉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禮設殊等物有

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前書張禹為丞

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贈司空

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闈臺

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志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

蓄矛戟幢麾蓄音側事反蓄謂挿也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

司空法駕送至舊坐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轎朱

帶劍持檠戟為前列三百石長導從至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劍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為從也公卿已下會

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禮甚而小祥又甚而大祥鄭玄

注曰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

皆不應喜平中以博習舊聞軍徵拜議郎華嶠書曰

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苗門令王

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推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明生

王翹辜權解見靈帝紀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陽球

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

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

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

為司空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

也 達避 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

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長安

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

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

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囂甲居相祖乙居取并盤庚五也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

焚蕩民庶塗炭自不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

天下無虞

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

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

有糜沸之亂

如糜粥之沸也詩曰如沸如羹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

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

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

陶竈數千所并功營豈可使一朝而辨百姓何足

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天兵驅之可令諸滄海

言不險難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

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

沮止也太尉黃琬曰此國

之大事揚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

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

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

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為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為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及季惟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日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譙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

劾以大逆

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揚彪獲罪懼者其衆

將作大匠孔融聞

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揚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

周書及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云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況

以袁氏歸罪揚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

易文

積善之家必之餘慶

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

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

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

禮記曰綏冠飾也紳帶也搢搢也搢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赤言帶之色所以瞻仰明公者以

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

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

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四方諸侯誰

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

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

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操不得已遂理

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為

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傳封臨晉侯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

攀不復行積十年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

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

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矜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操為之改容脩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

丞相曹操主簿典略曰脩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內外事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

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

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過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脩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述為答記

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

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也於此忌脩且以表

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脩與從司馬門出誘誦鄴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脩所著賦頌碑讚詩

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

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

不能有所補益老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

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

黃者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因朝會引見令彪著

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

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與表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表氏累世

服袿為舍居能守家風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

負荷之寄周崇高之位息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

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坤六二曰直方大先公道而後

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蹇識所任之體

矣遂累葉載德易曰德積繼踵宰相信哉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先世早平才之蔑矣韋賢平當父子

贊曰揚氏載德仍世柱國言世為國震畏四知秉去

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忒差脩雖才子渝我淳

則渝變

後漢列傳卷第四十四

後漢書卷五十五

限

三

昔

大

夫

王

列傳第四十五

范曄

後漢書五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歲

平原懷王勝和帝子

後漢書卷五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

見尊禮二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

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為夷王父子薨于

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

質帝立梁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

改鴻封勃海王季謂季立三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

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惲為勃海王奉鴻嗣惲

五音侯異子河延熹八年惲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帝

不忍乃貶為嬰陶王食一縣惲後因中常侍王甫

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為勃海王

惲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

靈帝道路流言惲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

鄭颯音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惲交通

也王甫司察以為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熲

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使尚

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惲大逆不道遂詔冀

州刺史收惲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

之勃海道實惺惺自殺死者十一人子女七十人
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傳相以下以輔導至不
忠悉伏誅惺立三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
葬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宋昌人世孫扶風平

陵人也昌文帝時為中尉代卽功封壯武侯父揚素孝稱於鄉閭不

應州郡之命揚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

聞揚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

宮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

生慶明年立為皇太子徵揚為議郎襲賜甚渥貴

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

后崩後實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子

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此陽主東海王疆女外令兄

弟求其織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後

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

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日夜毀

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厨承祿觀數月嘗后

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

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

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
毋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
況降退乎左傳衛石碚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碚純臣也今全廢

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道運善

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

毋謂女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也母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

以肇為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

蔡倫考實之皆承詔旨傳致其事傳讀曰附乃載送暴

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

之勅掖庭令葬於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楊歸本

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

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矢志

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

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

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為

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常共議私事後慶

以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

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共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

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

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眾求索故事謂文

帝誅薄昭武帝 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

誅竇嬰故事 婢三百人與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仞其第又

賜中傳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慶多中傳官者也

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

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

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也分半約勅官屬不得與

諸王車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關母竊感恨至

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

北造祠及竇太后崩慶亦上家致哀帝許之詔太

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洪養終得奉

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

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右以為沒齒

之恨沒終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

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

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為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

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

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常有羨我凱風之哀詩小雅曰羨者我匪我伊高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凱風自南

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

吹被棘心棘心天大母氏劬勞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

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充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

充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

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

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傳衛訢私為賊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減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負掌奉王使至京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曾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子也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為也尚書曰垂拱仰成既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屬近也悲懷感傷蒙恩

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恚兢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兢兢孤特也屏營仿惶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垂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去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遠慮不虞襁以緇帛為之即今之小兒繡也繡音必衛反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捷為人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

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傳母以求之又後
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
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街等曰清河埤
薄埤音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
恩猶當應有洞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
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下
從貴人於樊濯雖死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
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
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吊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
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

比東海恭王

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疆葬贈以殊禮并龍旂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

太后使

掖廷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

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街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

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

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

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龍子延平為清河王

是為恭王

寵即千乘王伉之子

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

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

帝尊父為太上皇帝號父為皇考

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

坐戾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

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禮追章

不忘

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

宜上尊號曰孝德皇帝妣

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謚曰敬隱后

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

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

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

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軍周衛比章陵

皇考南頓

復以

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又封女弟

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為舞陰長公主父長為

濮陽長公主直得為平氏長公主餘七主並早卒

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

謚宗揚為當陽穆侯

當陽本荆州也

揚四子皆為列侯食邑

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

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

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

寶龍封牟平侯帝以寶龍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

軍事以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子蒜嗣冲帝崩

徵蒜至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

立質帝罷歸國蒜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

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為

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議立蒜而曹

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此得
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
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誅事發覺文等遂
劫清河相謝暠將至王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 蓋紀傳不同曰當
立王為天子暠為公暠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暠於
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誅坐貶爵為尉氏侯
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
改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陵
王安平王德河 間王開子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
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

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以親親故詔
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
一年以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
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
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
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
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
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
減賻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

時唯壽最尊親特賜錢三十萬布三萬匹子節王
登嗣永寧元年封登第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山
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
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釐音
信也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
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
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動
焦毀過禮草廬主席衰杖在身頭不批沐體生瘡
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日自諸國有憂采之聞也朝
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音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
言以道德明之使

說為善也詩云孝子不匱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求長也言孝子之行永錫爾類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

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為薨子政

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二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

國延平元年就國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

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勝和帝子

子德為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

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悞不奉法憲順帝以待御

客天郡沈景有彊能稱政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

卷之四十五 古今通纂 卷之四十五 古今通纂

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時
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
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
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
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
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
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文及殺戮尤惡者數十人
出寬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脩陽嘉元年
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
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

咳嗣咳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蠡吾侯
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
奇翼美儀容故以為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
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
京等諸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
軌闕覲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若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貶為都
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門自處永建五
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翼順帝從之翼卒
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害是為桓帝梁太后詔
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

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蠡吾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為大將軍寶武所立是為靈帝建寧元年寶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為孝

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吳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蠡吾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贊嗣建安十二年為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為宗德侯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遺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
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
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得立
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
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

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

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

間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

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振振子孫或秀或

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入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夫秀謂成長也

後漢列傳卷第四十五

後漢列傳第四十六

范曄

後漢書五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皓 子綱

王龔 子暢

种暠 子岱 拂 拂子劭

陳球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

當見從詳審而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

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

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今之戾園

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

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

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

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胡自殺後

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謚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

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及

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寤憐太子無

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事

見前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

義尚書畢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忍而恭亂宜簡賢輔

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

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

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

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

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

不罪芻蕘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騰等雖于上

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諫我天下杜口塞

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

一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四年以陰陽

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

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

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

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據惡滿朝不能奮

身出命埒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

文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益

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

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

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信任信道德所以

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

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

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

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

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

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

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

問狐狸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遂奏曰大將軍翼河南尹不疑

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

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

貪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若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

詔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

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左傳

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長君曰太后怫然泣而切齒側目於貴臣矣書御京師震

竦御進時異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

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眾數

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

不能討異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

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

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

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

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言之曰前後二千

石多肆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

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

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

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

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

疆弱非明也奔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

身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直也見

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
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
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瀕更間耳
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
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
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
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
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疇
地畔曰疇子
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
論功當封梁異遇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

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四十六
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
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
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獲為負土
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
正身巢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
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
若喪考妣服甚愍焉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初舉孝廉
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加之

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為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
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
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光明初到龍其不即召
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龍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
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
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
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
心焉閔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
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為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
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

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辭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

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

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

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

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

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東脩厲節敦樂執文不求苟

得不為苟行前書曰楊子雲曰蜀嚴湛但以堅貞之操

遠俗失眾橫為說佞所搆毀眾人聞知莫不歎慄

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詭理訴寃之義三公

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詭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也

纖微感察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

問大臣擬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天風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

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

獲害賢之名群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

盎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取為言唯即中表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

也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

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以為陛下法大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時君善

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與國柄言重信

著指搗無違宜且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

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所言之於帝事乃得

釋龍其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

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

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親用則人競

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利甚

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乎

以不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思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

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

超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為長者折枝其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

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案麻手也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

正統十年刊

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子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大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

在下位故導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

相獨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道顯登著以貴

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

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書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偷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

永無朱文之軾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

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

為齊相齊王喜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

以嚴明為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

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

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

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

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家黨有讞穢者

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

臧二十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

使吏發屋伐樹埋并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

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

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五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

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
武王入殷先去炮格之刑

獸於是諸侯畢服嘻音僖
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隨紂

與旦已笑以為樂名曰炮格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
王為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
格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

高祖鑿秦唯定三章之法
孝文皇帝感緹紫蠲除肉刑

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
有罪當刑淳于公無男
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紫自傷悲
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

卓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

景帝
時文
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
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

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
明哲之君經漏吞舟之魚

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
渚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
為網漏吞
舟之魚也

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怵於下言之若迂
其效甚近也

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

莊子曰飾智以驚
愚修身以明汚昭
昭乎若揭日
月而行也

敷仁惠之政則
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

章陵

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
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

三后生自新野
光烈皇后和帝陰
后鄧后並新野人

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
以乘功巨將相繼世而降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

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
論語之真
隨舍日為政晉盜奔秦

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
為大傳
國之盜奔秦也

虞芮入境讓心自生
史記曰文王為西伯陰行善化諸侯皆
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
周人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內一人不見西伯勉
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曷為取辱遂俱讓而還也

化人在德

不在用刑暢深納敵諫更崇實政慎刑簡罰教化
 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
 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
 進諫曰夫奢者不僭上儉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僭下不逼下也循道
 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遠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
 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言仲尼得
 奢儉之中而夷齊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
 儀休在魯自披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
 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人合
 而茹葵溫而拔其葵曰吾已食衣又奪園夫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
 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子孟言孫
 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長新逢優孟優孟言於王封之寢丘四

百戶夫以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之辭也言儉則無失聞伯夷之風
 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雖以不德敢慕遺烈
 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
 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
 粲以文才知名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
 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坐間粲在門側徒迎之
 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
 祖辟粲為丞相掾後為侍中傳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
 碑人問卿能讀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文不失觀人圍其粲為覆之
 甚者不信以肥蓋之更以它局為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神高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
 陶令有財三萬父卒高悉以贖卹宗族及邑里
 之貧者其有進趨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

史時河南尹曰欽外甥王謏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欽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謏送客於大陽郭遙見高異之還白欽曰為君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欽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謏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欽即召高入庭拜為職事高辭對有序欽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之廉辟太尉府舉高弟順帝末為侍從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且為請故事皆被寢遏

高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其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皆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高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高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

高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官恩遠矣開曉
 殊俗岷山雜沓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故邱
 赫諸國散音側 留反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高至乃
 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以獻
 梁異高烈發遠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
 之異由是銜怨於高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
 自稱天王作或高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
 被傷害異因此陷之傳遠高承太尉李固上疏救
 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高承之意實由縣吏懼
 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

絕高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

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言各飾偽辭 隱匿真狀也梁太后

省奏乃赦高承罪免官而已後涼州羌動以高為

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

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必若是乃許之高

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高

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

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後轉遼

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

司隸校尉舉高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即遷南郡

太守入為尚書會西奴寇并涼二州拓帝權高為
 度察將軍高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
 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
 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
 烏孫等皆來順服高乃去降燧除候望書舉燧夜
燧燧解見
紀云邊方晏然無警人為大司農展延喜四年遷司
 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在位三年
 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西奴聞高卒舉
 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質莫輒哭泣祭祀二
 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
 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
 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
 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政化明而萬姓寧伏
 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
 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
 槩桓難進等輩比已公卿矣易屯封曰槃
桓利居貞肯先賢既
 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成倍伯卒隱公葬
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禮盛
 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
太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誄誄也而岱生
 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為

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
因休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
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
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
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
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
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中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
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孤

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

因譬卓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劫劭劭怒

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遂前質責卓卓

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

拜劭為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彊力遂左轉議郎

出為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

後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殉

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絕荷面目朝覲明主哉

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

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

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

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也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

父豐廣漢太守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

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魏郡太守諷縣

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檄督郵欲令逐球

也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

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

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賊李研等群聚寇

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

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朞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

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

下溼編不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魏史白遣宗

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在一邦文帝初與郡

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

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

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

因北執反決水灌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

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

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

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

...

以糾舉豪石為劫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

家復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

雲臺太后少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為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宦者積怨竇氏

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

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

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也豈宜且以貴人

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

而以馮貴人配附謂新死之主附於先死者之廟婦附於其夫所附之死妾附於妾祖姑也詔

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

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

得配食相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

望中宮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惟公卿

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

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

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

之德遭時不造授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

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

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

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段穎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

家左遷諫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守忠省球議作

議大夫

色侯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寶貴既
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
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成
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
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為梁
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
人配食戾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
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寶貴罪深
豈得合葬先帝乎李成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
德實后虐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
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

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
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為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
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
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
曹節等曰寶貴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
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
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
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
常光初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
夫明年為永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
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司徒

河間劉劭謀誅宦官初劭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劭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劭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杜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又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從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或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勤於劭劭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劭許

諾亦結謀陽球球少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劭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勢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劭劭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竝知名謝承書曰瑀舉

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齊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二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

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則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其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昭為廷尉故曰卿龍美烈便佞以

直為眚眚過也二子過正埋車埋井張綱埋輪王龔埋井孟子曰矯枉過

正種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十六

列傳卷第四十七 范曄 後漢書五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根 變色

劉陶 李雲

劉瑜 謝弼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其父安字伯夷少有志

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

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又後捕業貴戚宿客安開

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

至巴郡太守政其有聲根性方實好紆直紆急也求

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和喜鄧后臨朝權在外
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
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縲囊於殿上撲殺
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
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誅死三日
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出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
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人傭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
賢厚為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
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
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

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
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
若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避治發露禍
及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
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李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
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其譖皇太子廢為
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
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
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等之
階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發為議郎翊世自以其

功不顯於受位自効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尚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為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劾之

靈已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脩俗事好道

順帝世以官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

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

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

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

學以辨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

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政事

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

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

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

川鬼怪小人常破其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

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房謂為房堂而祀者於是妖異自

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

令官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

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

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在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之臣不敬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

言正旦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人乃息雨皆酒息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

親故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家主

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

詰巴曰天行白帝帝晏駕有旨下擇陵園務從省約

坐城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

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為肆

狂贖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

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

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為未昌太守以功自

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陳實之寃帝怒下詔切

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石名偉穎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

後陶為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必也同志好

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高宗

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

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

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

無以為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

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

而行也伏惟陛下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

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

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

遠單音昌善及瘡音骨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

即損於聖體故幾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

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拾暴秦之救遺

周之鹿前書刪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合散扶傷克成帝

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

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

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女刈小民彫敝諸夏虛流

遠近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故天降衆

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廣場豺

狼乳於春園孽子曰虜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

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豎長吏上下交競

封豕長蛇吞食天下貨殖者為窮窶之鬼貪饒者

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幸豐室羅妖叛之罪

說苑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死者悲於窆空生者戚於

朝野杜元凱注左傳曰飽厚也是貪愚臣所為咨嗟長懷

嘆息者也且秦之將士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書

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誹嘉言結於忠古國命出於謔口

擅闔樂於咸陽投趙高以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督咸

陽令闔樂謀殺胡亥事

見史記也 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

敗同執願陛下遠覽見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

失昭然禍福可見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

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

武丁殷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傳說為

相殷復與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維武丁懼而脩德位以永年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

之荒

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褒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

于莖竊見故吳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為模模府臣

同郡李膺嘗履履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吳州奉

憲操平推破奸黨掃清萬里雁雁與牧守正身率

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

群臣也且以本朝扶輔主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

臣敢采不特之義於諱言之朝

不特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

亦悲臣之愚感此善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

輕錢薄故致貧困是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

大學能言之士陶士議言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

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與我而師樂其法是故鑿鑿

有子來之人武旅有見漢之士

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墮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於鳥得木葉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

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

賤是以必霍食之人諛廷逮及諺曰有東柳相朝者上書

計獻人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虐之矣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霍食益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

之野其禍不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善以為當人之憂不在於貨在

乎民飢矣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

物敬授民時象夫家也尚書曰欽使男不逋畝女不下

機故君子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

有國之所寶也善其也竊見往年已來良苗

盡於蝗蝻之口料相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所

急朝之之養所慮靡暨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錄

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及石變為

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

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

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

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

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

於是乎生養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二

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賈誼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馱之

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

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

鑄錢鑿貨具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

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

爛願陛下寬其狹薄之禁後洽鑄之議鑄刻也音聽民

庶之誥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

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

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

亡一失也事君奢驕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

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

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

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鳴鴈于野之勞哀

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鳴鴈之

皆作鄭玄注云壤滅之國傲人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

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

吟魚貝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

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恻者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

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

不樂而悲哉吾真寡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

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執之維之以伏念當今地廣

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進秉國之位鷹

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

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斬也窮匠謂投

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鄉應雲合八方分

崩中夏魚潰

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

雖方尺之

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

牛函

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蟻不得置一足焉維掛也音胡買反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

潛焉出涕者也

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潛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

臣東野狂闇

不達大義緣廣文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

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

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

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

等十餘人

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

皆來應募陶置其先過要

後效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

是覆案案勳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

晏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

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

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

古書是正文字字三百餘事名曰甲中文尚書頃之拜

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偽

託天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即表貢

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

無不聞見今張角之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揚賜奏

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

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

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

師胡視朝政鳥聲默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
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且下明詔事莫角等
賞以國主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
次弟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
言封中陵御侯二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
與齊列之從元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
徙為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卒萬時拜職多當
出買官之錢
謂之脩
宮錢也陶既清貧而取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
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
寇賊方熾陶憂致萌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

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
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
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
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
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院高望本
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家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
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
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也關東
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
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具急絕諸郡賦
調莫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

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赴空谷

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

關之谷在上黨也

冰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

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

前關塞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

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志者且夕迫促軍無

後殿假令失制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

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

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人事之須更之聞深垂納

省其公事大整言天下大亂皆由官官官事急

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聖言不以威恩自此以來

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言聖政專言如

華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

下黃門等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

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時

而以三仁為輩

論語曰殷有三仁焉

子去遂閉氣而死

天下莫不痛之陶者書數千萬言又作七曜論匡

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又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

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

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

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

謠言謂聽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

為民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
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三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
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其功並封列侯專權選
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
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三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
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其功並封列侯專權選

舉又及掖庭氏女其女為皇后數月間石家封者

四人賞賜巨萬

時封右一康侯比陽侯弟統昆陽侯
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濟陽侯

是時

地動震裂裂裂震火燒隆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

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公

露布請不封之也并
以副本上三公府也

曰臣聞

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者來備不得

其人則地動播官

史記曰麻微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寒五
者來備各以其序麻草繁庶是與氏古字

通耳春秋漢合孝曰女
主盛臣制命則地動

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

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

周富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

居大尉太傅典兵之官

黃精謂魏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
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

舉盾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

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

之耳而復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

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運斗樞曰五帝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文注云審諦於物也今官位

錯亂少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

經御省天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也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

怒下有司遠震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

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

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

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

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

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

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拜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今日殺雲臣恐剖

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比干以死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九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

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為蟲也可狎而馴主有逆鱗說者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

嬰之則亦幾矣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

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

責者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

責者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

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
郡中小吏出於狂慙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
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
奏雲飛皆死獄中後異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桐
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

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

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也見大戴禮若

夫託物見情因文載言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自戒卜商詩序

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身均其

絞許摩上以術沽成名哉

絞直也許正也沽賣之

李雲草茅之

生不識失身之義

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在邦者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

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

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云公至於詩死而

不顧斯豈古之狂也

論語曰古之狂也者直

夫未信而諫

則以為謗已

論語曰事君事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為謗已

故說者識其難焉

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

河太守

謝承書云父祥為清河太守

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

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

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

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

揚素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莫臣愚真有補
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
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首竊為辛楚泣血
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為至情不敢庸回庸
也同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在之事又何為
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
燿闕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
法四七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宗嗣繼體傳
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

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

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

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女陰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

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

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簍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

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况從幼至

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

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

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

尚有城崩霜墮之異况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

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把梁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

七日城崩也昔秦依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

極竒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

促以嚴刑威以法正民無罪而覆人之民有田而

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賊賂皆為吏餌

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與兵誅討其罪貧困之

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帑

相見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

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官

者之舍近習謂親近狎者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

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傳達道執而各正諸已莫

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

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云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開東序

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

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滕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

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慳慳推

情言不足採慳慳之貌懼以觸忤征營憎悖於是特

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議以對執政者欲

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以對八

李璿為鄭尚

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
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
中尹勳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
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大尉睦孫
頌為司徒勳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
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當
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
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眾職其
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敞歐陽參
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

區成祖刊

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怡等有罪免奪

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

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不為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中

直方正猶言中正方直也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

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敷吳公孫度俱對策皆除

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

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

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

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亥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之

李膺書

所生龍之類也龍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

孽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病龍蛇之孽也又夙威守允斐回不

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

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惠生黜以消天戒臣又

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伏惟

皇太后定策宮闈授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竇氏之誅豈宜死矣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

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文帝從淮南王

長於蜀表蓋曰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昔周襄王不能

事其母戎狄逐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

伐襄王 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竇

后崩張輔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與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不見皇后紀也禮為人後

者為之子今以相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

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

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

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蒸乂不格蒸

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易謂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以外未蒙爵秩

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

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

臣後漢士良傳曰臣正元八年刊 李暹寫

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
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可贖身人百其身宜還其

家屬解除禁網夫合軍重嬰國命所繼今之四公
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公四

謂劉矩為大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猶無也伎孔安國注云斷斷猶然專一之臣也素餐也無德而

食其祿曰素餐易曰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

負且乘致寇至也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徵故司空王暢

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屢災變可消國祚惟未

臣山數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慮

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

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為東郡

太守忿疾於朔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

悼傷平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訟朔忠節求起

其怨乃收紹斬之

貢昂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政於成王也言節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

不損陵慊慊樂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

諷諷協韻音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官情雲犯

時已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十七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八

范曄

後漢書五十八

唐晉懷太子賢注

虞詡

傅燮

蓋勳

臧洪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其州鹿邑縣東北鄴元水經注云武平城

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

祖父經為郡縣獄

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

之嘗稱曰東海子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

丞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所決皆不限為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自少

高大問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

吾決獄

四百四十一

晉書卷四十八

卷四十八

周長寫

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
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
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竒之欲以為吏詡辭曰
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
尉李脩府拜郎中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永初四年羌胡反
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勞費事不相贍
欲奔涼州拜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
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
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
奔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

會宣刊

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奔之涼州既奔即以三輔
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其者也

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說文曰爽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郿白起頻

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却趙奔國秋道平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丙韋平孔翟之類也觀

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

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

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奔

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英雄

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雖肯育為羣大雲徹席卷後無餘穴也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

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奔之非計在靡也脩曰

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

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

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大僕大鴻臚

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

為冗官冗散也音人勇反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

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

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

詡後朝歌賊竄李等數千攻殺長史屯聚連年

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

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

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

馬稜稜字伯威援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

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

詩之知其無能為也詩當作詩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魏

上黨魏界河內相接大牙故云郊也昔大行臨黃河去教倉百里教倉在榮

陽解具安紀也而青異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

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

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

令有所拘閔而已礪與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
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
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
人詔為饗會會悉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
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
作賊衣以采紵縫其裾為幟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縷縫其裾也有出市
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
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
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
倉嶠谷詔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

四百四十一

發羊閭之乃分鈔使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

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

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孫臏為齊軍將與魏龐涓戰

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有行三日大喜曰我兵法日行

不過二百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而今

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

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

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疆

孰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

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詔乃令軍中

四百四十二

使疆弩勿發而潛發小弩弩先以為矢力弱不能至
拜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疆弩共射一人發無不
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
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
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
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
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
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
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
載僦五致一廣雅曰僦借也音子救反僦五致謂用五百賃而致一石也詡乃自將吏士

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

七余下數十里中皆燒石閉木開漕船道續漢書曰下

一有岐中當身水生大石厚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秋稼壞敗管

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

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羸餘招還流散二

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續

書曰詡始到穀石千監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坐法

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大傳

馮石太尉劉喜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閔等首

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

為吏人患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

者人之銜轡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

罰者人之鞭策也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

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三

府忍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

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魯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

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蒞伯王而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時文理京兆人也

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

屢寢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擊廷尉奏言曰

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

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

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樊豐所譖而死書奏

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在杖防必欲害之二日之

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伏歐刀以示

遠近歐刀刑之刀也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以忠獲罪乃

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

六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惡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

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

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

今客官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

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

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詔出詔還假印綬時

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

不得已趨就東箱

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

令從阿母求請

阿母宋娥也

帝問諸尚書尚書賈勣素

與防善證詔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

於是詔子顓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

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

即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書陳詔

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

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

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詔上疏曰

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凶

凶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

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貧負人

走卒伍伯

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

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

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口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縫

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

是詔書下詔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先

是寧陽去薄誦闕訴其縣令之枉

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

南積六十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積六十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此詔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太逆誦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者之不足多誅帝納誦言答之而已誦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誦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誦好刺舉

一節百三十一

無所回容

同曲也

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

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

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

恭曰吾事君有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

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

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

黨太守

傳熒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本字幼起慕南

容三復白珪乃易字馮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曰二復

注曰玷缺也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身長八尺有威容

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身長八尺有威容

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間所舉郡將喪乃奔

官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

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

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

後用十六相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瞽瞍斟灌斟

仲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

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

青徐幽冀荆揚交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此皆興發蕭牆而禍延

四海者也臣受戒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

剋蕭帶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

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

所不忍故闡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

巾變服臣之所憂庸益深耳甫始何者夫邪正之

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

至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

說共長虛偽為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

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告之其

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

之信也三人疑之其市虎成於三天解見馬若不詳察真

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搆之秦昭

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殺見史記秦世郵陛下宜思

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說佞殺殛之誅殛音紀力反則誅亦誅也

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若猶孝子之

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

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貞

而忿心惡及破張角虜功多當封忠誅詰之續漢書曰

三帥下已張伯梁仲寧等功高為封首靈帝猶識熒言識記也得不加罪

竟亦未封為安邊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

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

徒崔烈以為宜奔涼州詔會公卿百官列堅執先

議熒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瓌奏熒

廷辱大臣帝以問熒熒對曰昔曰員植至逆也樊噲

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吳未失

人臣之節願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

員植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為中郎將單于為書熒曰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

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今涼

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鄜商別定隴

右前書漢王賜鄜商爵信成考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地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

者以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

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定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姑羌裂匈奴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

之右臂音而遼反

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
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
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文曰在士勁甲堅因
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
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熈議由是
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為眾議所歸
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
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
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
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熈曰

通鑑卷之四

南容少容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熈正色拒之
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熈豈未私賞
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
以不得留一作出為漢陽太守初都將范津明知
人舉熈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熈代合符而去鄉
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熈善與人叛羌懷其恩
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
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漢官曰
曹從事即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
持中也遂等熈知鄙失眾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

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
越天隴之阻將士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
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
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罰
賊得寬挺挺解也必謂我怯群惡爭執其離可必然
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
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鄙
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友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
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燹猶固守時北胡騎數
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燹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燹

晉書

歸鄉曰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燹性剛有高義
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
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地人故云
鄉里也鄉里也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
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
燹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字彦材汝知吾必
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曹公子邾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不失節且
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小主伐紂既平伯夷取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曰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

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小主伐紂既平伯夷取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曰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

養皓然之志

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

食祿又欲避其難

乎

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

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

勉之勉之主簿揚會吾之程顥

程顥字居仁

馮衍傳也

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

說爨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朝王之業

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善

屬師乎

師即君也尚書曰燮案劔此衍曰若剖符之

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

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

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懸泉堡是也

家世二千石

續漢書曰曾祖公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

初

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

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

畏懼貴戚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

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

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

鷹鳥欲其執鵠

細繫也廣祖曰鵠也蒼頡詳註曰為鳴也食音嗣

鵠而置以將何

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

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使徵失期梁鵠欲奏

誅雋勳為言得名傳以黃金三千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

議故為子言吾豈
責其評哉終辭不受
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

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斷謂勲固

諫昌怒乃使勲別屯阿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即欲因

軍事罪之而勲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

守陳懿勲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

懼而召勲勲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

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勲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

劔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扞之仍令龍臣莊

軍去期而後者云何對曰賈賈監軍與穰苴期日曰會賈素驕貴父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

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宜重於古之監軍哉

曾等懼而從之勲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

會昌言刊

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

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

斷益徵以扶風宋臬代之續漢書臬字上泉也臬患多寇叛謂

勲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

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勲諫曰昔太公封齊

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持殺之慶父曾

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為魯公慶父篡殺潛公並見史記此二國豈之學者今不急靜

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

朝廷勲不知其可也臬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

詰責坐以虛慢徵行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百

古集傳卷四十一

官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非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友勳與州郡

合兵救育至孤槃為羌所破勳收餘眾百餘人為

魚麗之陳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駁不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五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

陳法也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

動乃指木表表標也曰必死於此句就種羌滇吾

句就羌別種也句音古侯反素為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

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

知從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

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

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

食勳調穀粟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

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

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

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

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

財物以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勳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

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今寇在遠而

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祗黷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

果曰毅也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

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

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

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

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
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
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
尉張溫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按勳而蹇碩等
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
父為中常侍恃執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
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重子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
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祥於皇
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
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遠之

所謂三怨成府者也

府聚也

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

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

手詔問之

續漢書曰是時漢陽殺人王國衆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人目請滿萬人因表用靈士扶風

孫瑞為鷹鵠都尉掛印魏采為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為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鳥擊都尉長陵第五種為清寇都尉凡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亦有名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

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

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

在門爭者在廬可不慎哉

孫卿子曰慶者在堂爭者在

卓得書息甚憚之徵為議即時左將軍皇甫嵩精

兵二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

徵勲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
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
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
唯有蓋京蓋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
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
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
雋為卓陳軍事卓折馮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
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勲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說
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必諫則聖見尚書况如卿者而
欲杜人之口乎卓曰勲之耳勲曰不聞怒言可以

留日言列

為戲卓乃謝雋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
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二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
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贈送之如禮葬于安
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父是

有幹事才謝承書曰吳達於從政為漢良吏遷匈奴中即將還京師大尉素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

是具若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熹平元年會稽妖賊

許昭起丘奇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其後併吳因大城句章

伯功以示子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

孫故曰句章

台漢書四十一

十二

卷之十

邑眾以萬數拜是揚州刺史是率丹揚太守陳寅
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是等進兵連
戰二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是為使
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漢法孝廉
試經者拜
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
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
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知名太學洪體貌
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

魁梧有異姿

魁梧壯大之
貌也梧音吾

舉孝廉補即丘長

即丘縣
屬琅琊

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
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

中平末弃官還家太守張超

請為功曹時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

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

謂超為廣陵兄
總為陳留也

今王室將

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
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
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
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
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
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
岱岱字豫州刺史孔公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
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東設壇場
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
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

卓乘輿募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
前剪髮侵四海兖州刺史公豫州刺史伯陳留太守邈
東郡太守瑁橋瑁也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
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墮首喪
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傳左
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廷要言曰昔熒王室無相
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胙國也皇天后土
祖宗明靈實皆睽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
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違疑莫適先進遂使糧
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
劉虞有隙超乃遺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

田日官刊

值幽冀交兵行途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
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
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群盜處處颶起而青部殷實
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
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倡但坐列巫史崇禱群神
巫女巫也史祝史也崇謂營贊用幣以禳風雨霜雪
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又恐賊乘
凍而過命多作陷冰先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
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在事二年袁紹憚其
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
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

救救或曰袁曹之禮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
遠交遠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肯本者
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
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眾弱從紹請兵而紹
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
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
譬言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八
條責以恩義告喻使降也
洪答曰隔閼相思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
武迹也而趨
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遣比辱雅況
比類也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

將問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弃翰墨三無所
酬亦異透付偏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
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
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郊與程子
相遇於塗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
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長城臨兵觀主人
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
謂之主人也瞻望悵惘感故友之周旋撫
弦擲矢擲捉也音
女卓反不覺涕淚之覆覆面也可者自以輔
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筆倫受任之初
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主室豈悟本州被侵郡
將溝壑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

卷之六 二 二

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今交友之道重虧忠

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

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未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

已自責不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

卒欲受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也昔張景明登壇噴血奉辭奔走卒使

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

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

元才等說韓勣使讓冀州與紹然則魏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

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呂奉先討卓來奔請

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而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軍

息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

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

布偽使人於帳中鼓爭紹兵卧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

亂斫布牀被謂已死明且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

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石麾下不蒙虧

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

士之願也是以臨軍戒前人守節窮城亦以君子之

遠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袒曰君子遠不足下當

見父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美義推平生之好

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

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子

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之傳

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

善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
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

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

年之資其匡困補之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及耕哉傳

曰楚子園宋築室及耕杜預注曰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
築室於宋及兵耕田示無還意也

首南向伯珪公張揚飛燕緣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

以武勇給并州為從事何進今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
山賊進敗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略諸縣衆至數千又與表紹合

張燕常山人本姓堵黃巾起燕合衆少年為郡盜衆萬人傳陵張牛
角立起衆次瘦陶牛角為飛矢所中且死告其衆曰必以燕為帥角

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慄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北鄙將告

倒懸之急股肱奏之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比邊

主人當與我曹習友旌退師何宜又辱盛

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

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

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

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徵

利於境外賊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

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

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

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表紹無道所圖不

謂索也

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太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
事空與此禍與音預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
垂泣曰明府之於表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
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
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稍為饘
粥杜預注左傳曰饘杜預注左傳曰饘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
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
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
生執洪紹成無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
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贖目曰諸表事漢四世

晉書四十一

五公可謂受恩太深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
際會厭望非異前書曰自義曰缺猶異也缺音去去及多殺忠良以立姦
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
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眾觀人屠
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
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
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
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
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

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
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路之則君子皆
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
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
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
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情壯矣想其行跣且號
束申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
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弄以相尚者蓋惟
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表方穆洪徒指外

敵之衡以紓倒縣之會忿憤之師兵家所忌

前書魏相

上書曰按亂誅是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
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
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眾欲
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
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
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郢事
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扶昌先零擾疆鄧崔奔涼誦燮令圖再全金方蓋
勳抗董豈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後漢書易列傳卷第四十八





後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後漢書卷之九
後漢書卷之九

